

肯尼亚， 让我们醉了

撰文 张劲硕 吴海峰



摄影 / Steed

2014年7月底8月初、9月底10月初，我们两次前往非洲东部国家——肯尼亚，“游猎”（Safari）了马赛马拉（Maasai Mara）、奥·肯耶（Ol Kinyei）、安博塞利（Amboseli）、纳库鲁（Nakuru）、纳瓦莎（Naivasha）、博戈里亚（Borgoria）、肯尼亚山（Mt. Kenya）、甜水（Sweetwaters）、奥·佩杰塔（Ol Pejeta）、桑布鲁（Samburu）等十余个国家公园、自然保护区、私人保护区或狩猎区。肯尼亚给我们留下了太为深刻的印象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旧心潮澎湃！

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就读过由著名科普作家刘后一、张锋先生联合翻译的《黑猩猩在召唤》一书。这本书现在常被人们直译为《在人类的阴影下》（*In the Shadow of Man*），它的作者就是享誉全球的著名动物学家、保护学家、社会

活动家、联合国和平大使珍·古道尔（Jane Goodall）博士。她研究和保护黑猩猩的故事感染了无数的年轻人，她几乎是几代野生动物爱好者的精神领袖。她在坦桑尼亚的野外工作从小激励着我们，使我们无限敬佩她，并向往能有同样的经历！相信，了解古道尔博士的人都希望像她一样进入非洲研究和保护野生动物！

另一位对很多人影响至深的是奥地利博物学家、作家乔伊·亚当森（Joy Adamson）。这个名字使许多人略有陌生感，但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那篇小学课文《我和狮子爱尔莎》。她和爱尔莎的故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全球，1960年出版的《生而自由》（*Born Free: A Lioness of two worlds*）一书曾荣登“纽约时报畅销书榜”的首位，长达13周之久。乔伊·亚当森和她的丈夫乔治·亚当森单独



母猪和她的孩子们 摄影 / Steed

或合作出版过十几部著作，多为讲述他们与非洲野生动物的故事。无数西方人受其感召，从此走上了前往非洲的道路。科普作家张锋、史庆礼先生联合翻译的《爱尔莎重返自然》也影响了国内很多人，后来国内还出版过各种中文版本，比如《野生的爱尔莎》《不平静的一生》《我的漫游生活》《猛狮爱尔莎回来了》《我的朋友猎豹皮芭》《猎豹和它的人妈妈》等等。

这些故事吸引着我们，并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一颗种子。当它萌发以后，就一定要为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做些事情。我们相信，大家都看过中央电视台的《动物世界》《人与自然》节目；我们相信，大家跟我们一样，从小就喜欢前往北京动物园、北京自然博物馆等等类似可以看到动物的地方；我们更相信，如今的孩童比我们那会儿好得不得了，BBC、美国国家地理、探索、动物星球等等国外公司出版的野生动物纪录片，几乎天天打开电视机都能看得到。

然而，这些永远不是切身感受。当我们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陆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又怎能只用激动二字形容？

出发

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、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做了两年的“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”直播。但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直播室；而另一批人马是在马赛马拉的现场。那边还有一位专业人士，就是只身独闯非洲的野保人士——星巴。

星巴是四川人，本名卓强，在四川大学



张劲硕博士在讲长颈鹿的头盖骨 摄影 / Steed



织布雀的鸟巢 摄影 / 张劲硕

学的英语专业，曾在重庆政府里工作。但10年前，星巴第一次去非洲之后就深深地热爱上了非洲大地。他这一干就是10年！他在肯尼亚创立了中国人建立的第一个海外野生动物保护组织——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（Mara Conservation Fund）。

我和星巴第一次见面是在五六年前的一次野保的宣传活动中，作为嘉宾为网友回答问题。那个时候，星巴就邀请我去非洲看野生动物。而我向来是个懒惰的人，也许是之前的10年在国内的野外跑多了，反而变得慵懒起来，对野外缺乏强烈的激情了，也就不是特别想去非洲。

而促成我真正走出去的是两个7岁的男孩儿，一个叫念念，一个叫天天。两个孩子，两个家庭，让我与他们两家六口，来到了美丽的非洲，并重点拜访了星巴所在的奥·肯耶私人保护区。

第二次，我们则以思问网带队专家的身份前往。由史军博士等人创立的思问网（www.whywhywhy.cn）致力于青少年科普活动，并与我们所在的国家动物博物馆长期合作，举办过广西白头叶猴科学探索营、西双版纳野外科考等活动。

两次间隔只有一个月，却有不同的感受，但一次比一次兴奋。2015年春节，我们将再次以思问网专家身份，带领大家前往肯尼亚，继续探秘东非野生动植物。

大地

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，飞机终于降落到内罗毕机场。我们最关注的还是动物。机场里就可以见到很多鸟类——栗头丽椋鸟、非洲白颈鸦和秃鹫。初来乍到，看到栗头丽椋鸟都会有极浓的新鲜感，因为它五

光十色的，好不鲜艳，所以都会以为它们是一种珍稀的鸟类。殊不知，后来发现它们相当于北京的喜鹊，遍地都是，极为普通。

第一次来肯尼亚的时候，只在内罗毕停留了一夜，住在一家漂亮的酒店，那家花园式的酒店里到处是鸟语花香。傍晚和清晨，像乌鸦般叫声的噪鸮在房间周围狂躁地叫喊着，发出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——啊啊啊”的叫声。

之后，我们没有再在内罗毕停留。一架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小飞机，直接把我们接到了距离肯尼亚以南两三百公里的奥·肯耶私人保护区，这里就是星巴的大本营。低空飞行在肯尼亚非常普遍，也很方便、安全。不过，小飞机的噪音和摇摆也让一些人极不适应。我座位前面的一位白人妇女就一直痛苦地挣扎着。

我的心情仍然好极了。飞机在天上飞，望去的就是非洲大地。她的广袤让我们真正了解什么才叫做“大地”。我们在云朵间穿行，稀树草原就在脚下，可以清楚地看到略显荒凉却一直有绿色点缀的大地。下降的过程中，距离大地愈来愈近。我这“二五眼”终于察觉到，那地面上移动的不正是成群的角马、斑马嘛！都说马赛马拉的角马和斑马有四五百万只，但当你俯瞰大地，这几百万的有蹄类动物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它们仅仅是非洲大地的一个小小元素而已。

飞机降落在一片平地，舱门打开的瞬间，一下感到自己的双眸的光线瞬间射到了天际。眼前豁然开朗，平整的大地、略显干枯的草场、远处稀稀拉拉的几棵小树，以及不远处成群的角马和斑马慢条斯理地啃食着半枯半绿的野草。

这就是非洲大地呀！我终于拥抱住了她！我们常年生活在城市里，眼前都是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，或者拥挤不堪的车流、人流，但在这里，眼前是一望无垠的大地，其他的任何景观都没有在这里如此宽广和静



黑白兀鹫 摄影 / 潘海峰



林地翡翠 摄影 / 宋建跃



噪鸮 摄影 / 宋建跃



东黑白疣猴 摄影/吴海峰

谧。人的心胸一下子打开了，顿觉自己是无比渺小。

营地

凡是来肯尼亚看野生动物的国外游客都会住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，我们也不例外。记得在甜水的时候，念念一家三口住了一个500多平米的超豪华大套间，房间外面还有一个大游泳池。那一晚，他们花费了1800美元。

但我们最流连忘返的还是在奥·肯耶，那里只有简陋的帆布帐篷，所有保护区内都没有混凝土水泥建筑。一切房屋只是帐篷、帐篷和帐篷。卧室帐篷内，只有两个防潮垫，和两个睡袋，供俩人分享。没有电，要靠发电机临时发电，到了零点之后就彻底

停电。帐篷里很冷，晚上我要穿着冲锋衣，再钻到睡袋中睡觉。这里没有淡水，水都是咸的，漱口都无法接受，只限量供应瓶装矿泉水用来饮用和漱口。为了节约用水，洗澡的水也是每人每天限量供应大概10升左右。为了给保护区省水，我们在那里居住的几天都没有洗澡。

但就是这样的环境，我们却极为喜欢。夜深人静了，我独自在帐篷外用电脑工作，头顶就是南半球的满天星空，周围各种小虫子的鸣叫声此起彼伏，还时不时有夜行性鸟类或兽类的叫唤声。

突然，我身后的树上有了响动，不知什么动物在树中窜来窜去，发出刷刷的响声。周围没有人，星巴、念念一家、天天一家都回帐篷睡了，马赛向导也已经回到了他们的住处。只剩下我一个。我虽然接触过不少动



绿猴 摄影 / 李劲松



渡河的角马 摄影 / 吴德

物，但还是略有些胆战心惊。我小心翼翼地挪步到树的下方。也许它察觉到了我的到来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它一定是在观望着我，提高了警惕。

我把手电筒关闭，屏住呼吸，静静地耐心等待。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……小家伙又开始在树叶间跳动。当我确定好它的位置，赶紧把光线打向它，尽管我相信，它一定讨厌这么亮的灯光，但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还是要一探究竟。

我终于看清楚，这是一只非洲特有的小猴子——小婴猴（*Galago senegalensis*），因为它们的英文名字叫做Bushbaby而翻译过来的，亦称塞内加尔婴猴。著名动物学家谭邦杰先生则把这类猴子叫做“狃”。小婴猴是21种婴猴中，分布范围最广的一种，也是种群数量最多

的一种。而世界上最濒危的25种灵长类之一，也出自这个家族，即生活在坦桑尼亚东部隆多地区的隆多婴猴（*Galagoides rondoensis*）。

婴猴是比较原始的一类夜行性猴子，在4000~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了；单独属于婴猴科，是非洲大陆特有的一个类群。它们很了不起的一个特性就是跳跃，有记录的最高跳高纪录有2.25米。要知道，它们的体长只有不到20厘米，也就是说，它们可以纵向、垂直跳十倍于自己身长的高度。可以这样粗略地换算，相当于一个1.7米高的成人，从地面跳到将近20米的高度。而它们横向跳跃则可以跳远3~5米。这样的跳高和跳远纪录，可以轻松超过任何一个人类运动员了。这一点着实令人瞠目结舌。

我的工作暂时结束，带着寒气，回到



正在格斗的葛氏瞪羚 摄影 / 张劲硕

了帐篷，但却久久不能入睡。我闭着眼睛，想象着周围有众多的野生动物环绕着我。不一会儿，就真的传来了鬣狗的“淫笑声”和狮子的低沉吼声。第二天，我问马赛向导，他说狮子距离营地只有一两百米远。而早上，我也经常与斑鬣狗保持着20多米的距离。



锈斑鬣 摄影 / Steed

游猎

很多人到了非洲都听说过Safari这个词，实际上它指的是早年欧洲殖民于非洲的时候，那些白人骑马或开车在大草原上驰骋、打猎的场景。

今天，我们不能再用枪对着动物shot（射击）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照相机对着动物shot（拍照）了。所以，我们仍然把Safari叫做“游猎”。

每天早上，是游猎的黄金时间，因为所有动物在清晨最为活跃。尽管有时候起得早，还在披星戴月，有的时候也只是天边刚刚露出鱼肚白。另一个黄金段是在下午四五点的时候，这时候已经避开了中午的酷暑，动物们也再次活跃起来。

肯尼亚时间，2014年10月5日16:00，就是一个难忘的日子。这一时刻马拉河边的



非洲假吸血蝠——黄翼蝠 摄影 / 张劲硕

角马兴奋起来，大部队勇往直前地从河堤或河床跳下，跳入河里，冲向彼岸。再次验证了，野生动物的活跃期是在傍晚。角马过河的景象我们并没有看到，因为只有思问网的天文专家虞骏（Steed）老师所带领的那辆车看到了，其他车都失去了耐心，没有继续守候，提早走掉了。这也是我作为动物专家带队的重大失误，内心一直无比愧疚。

肯尼亚大型哺乳动物种类很多，例如非洲象、白犀、黑犀、河马、角马、斑马，以及各种狷羚、大羚羊、瞪羚、黑斑羚、水羚、薮羚、林羚等等。

但令我们最兴奋的是“游猎”到那些中小型哺乳动物。有个夜晚，我们住在马赛马拉的榕树酒店（Fig Tree Camp）。突然在桥头的栏杆上跳上来两只像猫咪一样的动物，但它们比猫咪要瘦，尾巴显得更长，身体有许多黑色的大黑斑。酒店的工作人员赶紧投喂一些羊肉，好让它们留步。这样游客纷纷赶过来一睹它们的风姿。

这种动物的中文正规名叫做锈斑獬（*Genetta maculata*），亦称中非大斑獬、豹獬。獬隶属于灵猫科，除了普通獬（*Genetta genetta*）曾在欧洲有分布外，其他13种均只分布在非洲，几乎可以认为獬



东非饰肩果蝠 摄影 / 吴海峰



大羚羊（雌性） 摄影 / 张劲硕

是非洲特有的一个类群。

我们在肯尼亚山也见到了这些可爱的锈斑獐。在一个人工搭建的高耸的栖架上，酒店工作人员把羊头绑在栖架上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几只锈斑獐或普通獐就会前来美餐。但它们中强悍、凶猛的一只往往不让其他小伙伴接近，非要吃独食不可。若有其他个体胆敢侵犯的话，它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撕咬对方，以保住自己的羊头。当这只等级最高的獐吃完之后，其他的獐也就只能吃一些残羹冷炙了。最没地位的那只可能一个晚上也等不到一丁点的肉渣儿。

让我们收获更大的是对蝙蝠的发现。那还是一个夜晚，我们在榕树酒店营地的边缘地带以及对面的河岸寻找动物。傍晚，这里曾经来过长颈鹿、疣猪和薮羚。金合欢

树上则有许多织布雀在营造爱巢。林地翡翠（一种翠鸟）穿梭于河流之上，在突出的枯枝上凝望着水面的动静。太阳落下之后，那些动物都去休息了。但林子里，又开始活跃起来。我们仰望树梢，居然有蝙蝠！照相机的镜头紧紧追踪着蝙蝠。画面定格之后，我们才看清，它们应该是一群东非饰肩果蝠（*Epomophorus minimus*）。这类果蝠亦称颈囊果蝠、肩毛果蝠，它们的雄性肩部有两簇圆形的白色肩毛，实为一对特殊的气味腺，是雄性吸引雌性的标志。

去肯尼亚看动物的中国人着实不少，但大家都喜欢看明星动物。我们则独爱那些不起眼儿的小动物，包括各种小型兽类和鸟类。我们在刚到肯尼亚的两天，就看到了近100种的兽类和鸟类。10天左右的考察活



犬羚 摄影 / 张劲硕

动结束后，我们稍作总结就发现看到的鸟兽种类已经超过了200种。目不暇接地观看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，真是让我们醉了！

没有结束的尾声

肯尼亚地处东非高原，赤道横贯这个国家。特殊的地理、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。这里亦有许多肯尼亚特有的珍稀濒危动物。

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(IUCN) 的《受胁物种红色名录》(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) 收录并接受保护评估的肯尼亚野生动物达3 117种，其中哺乳动物378种，例如极危级的亨氏大羚羊、艾氏小羚羊，濒危级的鳕鲸、蓝鲸、敏白眉

猴，易危级的猎豹等等；鸟类1 034种；爬行类89种；两栖类99种；辐鳍鱼类560种；软骨鱼类42种；肉鳍鱼类2种；软体动物200种；昆虫328种；等等。

可见，肯尼亚的野生动物与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的情况一样，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保护肯尼亚野生动物，保护非洲的自然环境，这条路任重道远！

2015年春节，我们将再赴肯尼亚，再次寻找她的美丽！还犹豫什么？快快加入我们的行列吧！为保护肯尼亚的野生动植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！

(责编 桑新华)